

父亲似灯塔照我前行

应红英

2023年1月5日,新冠疫情带走了我亲爱的父亲。三年前,我在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父亲的病床上,轻抚着父亲逐渐冰冷的脸颊,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三年时光,脑海中始终无法抹去父亲最后时刻那慈祥而冰冷的脸,无法忘却父亲留给我最后的话语。我总觉得父亲未曾远离,他似灯塔永远照亮我前行的道路,他似大山永远给我前行的力量。

三年了,父亲的谆谆教诲犹在耳边。当我初入社会工作时,他说:虚心好学,多问多干。小事做起,经验自会累积。他常提醒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坚持记录,勤于收集,下笔方能从容。每次我组织工作会议或大型活动时,他总细细询问,叮嘱我:善于总

结,勤于思考,得失皆成积累。当我遇事徘徊不定时,他鼓励:路要自己走。是金子,何处都能发光。当我遇到困难时,他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办法总比困难多。尝试过,便不后悔。当我取得成绩时,他提醒:客观看待,勿骄勿躁。以此为新起点,加倍努力,回报组织和领导的培养。

父亲最后一次清醒时,他一一念出每个子孙的名字。见他似有起色,我轻声问:爸,看您明显好转稳定,我请假10多天了,元旦后先回单位上班好吗?他说:好,你回去上班吧。

这竟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是那个为儿女工作考虑、永远体谅儿女、从不言苦

的父亲。

父亲的离开,让我们更加懂得要珍惜当下。唯有努力工作、认真做事、善待自己、好好活着才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我们唯有全力侍奉95岁高龄的母亲,以勤勉工作、正直做人、和睦相处、回报社会传承后代。如此,方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的一生写满尽职尽责、仁爱友善,人称永康通活字典。这称谓的背后,浸透着父亲一生的心血与坚守。

三载风霜刻骨深,孤灯照夜似父音。教诲涓涓成沧海,山影巍巍立晚林。常记叮咛在行囊,每从点滴见匠心。世间灯塔终不灭,清辉伴我渡迷津。亲爱的父亲,您永远是女儿的榜样,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深邃的蓝 无法掩饰

(组诗)
剑雨

小寒

山峦起伏成婀娜的身姿
星星不肯眨眼
在你的画布中
凝成几粒白霜
秋天的玫瑰
不愿老去
用大面积的黄
铺陈丰腴的躯体
人间有哪种美好
能比得上山村夜色中
手握画笔
随心所欲的你

暮秋

秋天的桂花在立冬才出场
我种的柿子树准时引来鸟雀
剩余的果实与众人分享
为我赢来一片好名声
在秋天无需做什么
只需坐享其成
也不用干坐
像你一样躺在躺椅上
看着远山发呆
夜凉了最多动上几步
找一张薄毯盖上

给小山羊拍写真

给上马横沿村的一只小山羊拍写真
不需教它摆姿势
不需把它拍瘦和把腿拍长一些
也不需帮它找各种背景
这是我最轻松的一次拍摄
不用后期处理
也不用加微信把照片发给它
它的存在
让我记住了上马横沿村
和其他村庄的不同

七棚头古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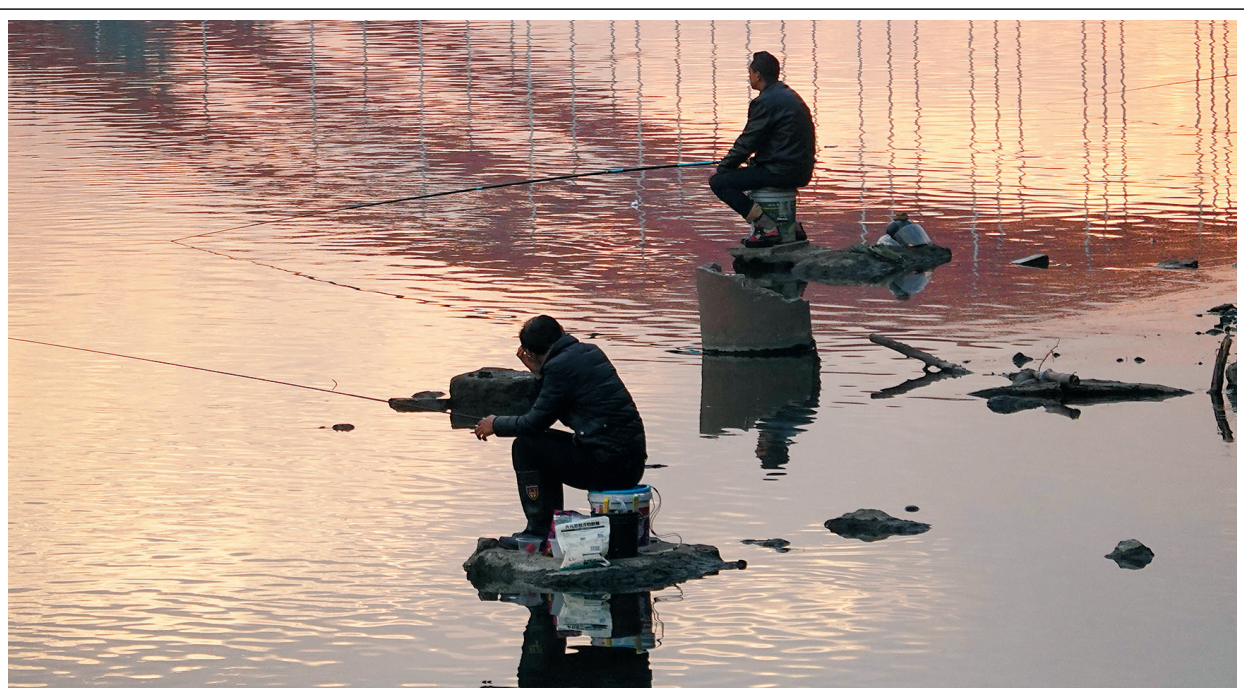
下在七棚头古宅的雨
像你初学非洲鼓时慌乱的手
不知该落在瓦檐上
还是石磨上
落在水缸里的
无疑是最好听的
是你歪打正着
被老师表扬的那一下

酒糟核桃羹

只有酒糟核桃羹
才配得上古子城的夜色
它可以用来邀明月
也可以用来忆往事
酒糟核桃羹让我想到
大碗喝酒和桃园结义
这朴素的名字
虽出自小贩之手
却早已为侠客的相逢
必须是在夜黑风高之时
的古子城的狭路上
而量身定制

墨时工坊

西周的一株蓝草
确实流落到了墨时工坊
坊主用江南田园风光的图案
刻意回避西周绘画的特征
但西周蓝草深邃的蓝无法掩饰
在染色技法上虽加入了植物密码
但还是与西周岩画的谜面高度吻合
最重要的是《诗经》里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的女子
与坊主极其相似



垂钓 陈东升 摄

光影忽已远

宋扬

姑父是个照相师。1981年,姑父学照相出师,在我们区镇(下辖八个乡)租了公房做铺面,取名龙艺相馆。接着,他去省城深造了半个月。他带回的照片中,他和他自己在握手,他摊开的手心上站着一个很小的他。我们不明就里,总之是看起来很神奇、很玄妙的东西。

后来,姑父买了租的那个铺面。那幢二层小楼的底楼有三间商铺,姑父家与另外两家人一家租了一间,楼上住房也是一家租一间。三家人共享一个楼梯。楼上阳台是相通的,过道兼阳台,类似筒子楼。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家人都开始扩建住房,姑父的铺子后面多出几间房子,楼上也有个独立的小平台和杂物间、厨房、厕所。

按部就班地给全区有需要的人家拍遗照,拍生日照,拍结婚照,拍家庭合照的同时,姑父的生意迎来了第一个爆发期。给全区中小学生学习拍毕业照,姑父轻松赚取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风靡一时的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挨不上姑父的眼,他心气高,一出手便是摩托车。尽管车身小,排量也小,且发出放连屁一样的啾啾声,但姑父的摩托车毕竟是烧汽油的机动车,在街面上风光无两。到排量更大的125型摩托车开始在街面上出现,姑父不甘落后,立即花近万元也搞了一辆。我们区大规模办理二代身份证是姑父发家的第二

个契机。2000年左右,县公安局在全县各区的照相师中筛选技能好手。业务能力强的姑父脱颖而出,他的龙艺相馆成为我们区的身份证照片指定拍照点。只有拿着背面盖了姑父龙艺相馆专用章的照片,才能到区派出所办身份证。我们区人口不下10万,这又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2003年,我考调到省城上班,每次回去,看见姑父总是忙碌的。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及普及,到龙艺相馆拍生活照的人慢慢少了。如果没有遗失,谁又年年更换身份证呢?县公安局随即收回了委托给区派出所的身份证代办权。需要办证的,直接去公安局,现场拍照即可,姑父的身份证业务从此一夜消失。学校也逐渐规范了收费,学生毕业证照片不再被允许单项收费,学生的毕业证上,电子照片取代了纸质照片。有些学校的老师自己买了数码相机,把拍毕业合照的业务也撬走了。姑父只能在阵痛中转型,他开始跟着别人学摄像。七八年前,乡镇上办婚礼的开始流行像城里一样找婚庆公司大操大办,有人在镇上开起了婚庆店,姑父在那段时间也是辉煌的,镇上的两家婚庆店抢着拉他去摄像、照相。近几年,通往县城的县道被拓宽,打成了平坦的泥青路,原本一个半钟头的车程缩减到不到半个小时。县城那些更规范、更大气的婚庆公司把业务触角伸到了每个

乡。街面上的婚庆店纷纷关张,姑父的生意一落千丈。此时的姑父不再是小镇岿然不动的大树,他如一片被潮流与风尚裹挟的叶子,踉踉跄跄却又无可奈何。

最近两三年回去,姑父的铺子总空空荡荡的,即使是赶场的日子,也几乎不见有人跨进来。木匾龙艺相馆四个隶属大字上当年鲜艳红亮的油漆只剩下一点点暗红的痕迹。这块匾和姑父在坚守着照相馆的生意,仿佛麦田里两个孤独的守望者。姑父的执念就像河底的锚,锚链锈断,那船飘走了,它还紧紧抓着河底的石头。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比喻,其所形容的,与姑父这半生是多么贴切啊。曾经辉煌的人啊,就像一只被时代之手牵扯的风筝,在挣扎中奋飞,在奋飞中下线,拥有过辽阔长空,也在长空坠落。当姑父用相机定格了别人人生的精彩瞬间,也创造了自己的精彩人生。可是,谁又能预料时代的变迁?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总会把一些新兴事物眼花缭乱地推到我们面前,也会义无反顾带走一些让我们唏嘘遗憾的东西。

光影忽已远,我们不得不面对小镇相馆已经或正在悄然远逝的事实。接受它的暗淡,倾听它的沉默,便是凝视它在时光深处闪光灯闪烁,便是倾听它隐约的快门咔嚓声如一首永恒的歌。